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宋史四百十九

開禧後同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教習等奉

勅修

宣縉

薛極

陳貴誼

曾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謙 崧福附

宣縉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

三百一十
學博士召試為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
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又遷
祕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為起
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吏部侍郎權
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召
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卒贈少師詔贈謚稱定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謚
忠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在調上元主簿中詞

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温州知廣德軍以參知政事樓
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
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兼勅令所刪修官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無刪修勅令官拜司農
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為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
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
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網雖舉必求益
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
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
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書尋試力

部尚書無權吏部尚書遂為真時暫無權戶部尚書
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無同知樞密院事尋知
樞密院事無叅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
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
觀察推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
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
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大社令改武學諭

錄選大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合
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
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
新法為辭又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
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立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
以衆取之以公主更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
時相且謂貴誼引類類黨人為危之遷太常博士以
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
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
名切劇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

四百一十人
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
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樂遷秘書郎
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禮部
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
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嬗阿循默囊
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
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棄濱則逃竄者
復招又言婉順異從者是災疾也非愛我也宜屏之
外之矯拂抹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
遠滋不樂諷言者為宗禧觀起知徽州

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有事明堂

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倍克之敝當
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
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
兵理宗即位以為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
尋遷起居舍人寶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
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
趣辨為才以輕疏嘗試為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
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
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言以無逸者欲其克

四百九
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異躬者欲其受命之
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遷中書舍人升兼直
學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
生實艱吏貪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
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
舍人權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為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冬
上始親政進叅知政事上回諭之曰負聞憂國之言
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
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

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
元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
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
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
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愒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
而除授之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
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
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

三五九十八
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
有關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
劾彈在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
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開禧間外知信州
戊卒行掠境內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
召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
鉉復官詞頭以鉉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
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國子祭酒為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

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敏速備常事
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
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
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
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
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
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榘儉士排沮正論陳其
罪榘嘆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
丁內艱服除為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

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宮改
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
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拜叅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
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以樞密院
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
建二閫詔許之專界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朝論邊
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第
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四

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璽

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宮

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

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

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聖言如積水久壅一決其

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

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以詞色則讒譎乘間或不

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

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

終譽毋招諛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為君者

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叅知政事兼叅知樞密院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叅知政事兼叅知樞密院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金州軍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薦于朝乞召叅知政事兼叅知樞密院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荆襄制臣有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叅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為叅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資政殿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為叅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

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宮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為起居舍人以
 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
 金還為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
 事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
 安慶府真原萬壽宮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
 臣僚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觀宮拜禮部
 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

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前
 提舉洞霄宮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文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為弟
 子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
 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以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
 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
 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自以采天錫絕江與
 舟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
 可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雞黍其
 肅酒更有一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

四下个
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
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
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邨後可冀也集端黨且詫其
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
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
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
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毋朱為沐浴
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宅即帝位是為
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稅籍
令超授起居舍人遷端溪

言以故致言遷戶部侍郎無任

使致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無知臨安府

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

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為吏部尚書無給

事中無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躡

玷適聯時權禮部侍郎曹翥實具在諫省蓋嘗抗疏謂

用臣大驟臣與翥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

君父有陳善之欲友朋有責善之道而翥遂遷官臣

竟汙要路翥以不得其言累疏去夫亟用舊人而

遂退二莊士則將謂之何哉翥老成之望直諒多益

寘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
 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
 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參知政事無同知樞密院
 事封奉化郡公投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
 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
 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
 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
 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書出帥全蜀
 嘗置義莊以贍宗族然王易言論知閬州

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肯坐客曰小
 兒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為對四坐嘉歎入
 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
 掾差戶部架閣遷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鞵
 歸附應龍入對有芥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
 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
 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祕書郎無權尚
 右郎官遷著作郎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
 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為亂樞密陳諱

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盜逼境上應龍
 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謀守關隘
 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
 并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
 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
 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
 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
 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搜其囊中金
 銀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
 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言

前練容莫不歎服屬諸上功應龍曰

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
 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閩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
 父老鳴金擊筒踴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為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
 聲與李宗勳治台齊名應龍頌首曰民無不可化顧
 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瘼皆陛下德化所暨
 臣非曰能之無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
 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差
 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

以為然時有憑勢干職者力卻之無權直舍人院遷
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
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
中使召應龍諭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
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
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帝
善之就令草勅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
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并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
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猶
應龍奏從民便節用二公行簡然之無吏部尚書

送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凶外不允
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
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
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
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
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
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
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

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後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崇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為江東提點刑獄直祕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兼廣西江略安撫使召為行在司

諫復兼說書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權已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運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殆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遷

四百一
權禮部尚書無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別之傑字宋才鄧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
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
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
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後之以京湖安撫制
置使陳晔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
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直州改知江寧府湖北

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遷
罷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無提點刑獄加祕
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
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
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無淮西制置使邊事
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
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
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南論
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四百一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
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
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
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
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
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雜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
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寔廣
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
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
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為災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

三日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從之
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厝刑兼廣東經略安撫使
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
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
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
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
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
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
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淳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為太學
博士遷太府寺丞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
官遷秘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
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崇
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叡項寅孫兼侍講遷禮
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
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
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
弼論淵尸位妨賢罷政予視監察御史劉應起
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愬于朝乞曲加褒賞少叙官

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

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

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

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

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

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

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

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

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

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
 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
 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
 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脩實
 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
 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
 罷召為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
 學後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以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
 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
 學士文書樞密院事兼權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
 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
 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韓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
 人韓讓父郊恩與弟張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葉適
 于嘉定十四年賈涉開准閩辟京東河北幹官韓謂
 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
 內郡之貸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孝全各處其一

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閒田做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鹽丁又別廩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譁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下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推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金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譁如盱眙搗師改往東制置司幹辦人

再如盱眙見劉璋調下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接擣虛皆行譁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騎焉者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無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譁提舉四隅保甲譁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譁莫可平明年以

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
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無福
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薛籍土民丁壯為一
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
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
捕者薛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
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
圖萬全詔薛無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
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
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提點刑獄七月薛

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賊至
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砦平之十一月破
潭尾磔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
降連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
瞿張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
薛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
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
開化勢張甚薛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
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笄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
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

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岩出沒江西廣東所至
 屠殘韓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
 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
 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
 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韓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
 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
 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
 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
 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徑截賊糧道
 遂破松梓山三槍由餘黨繼屋而遁韓親督諸將

春漳夫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服

甚盛韓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崖上賊巢

蕩為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

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

前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

衆尚千餘獲糧粟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

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

六十岩至是悉平詔曰韓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

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

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為工部侍郎改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
 寇功辭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
 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
 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
 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
 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撫也利過要衝以伐姦謀嘉
 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四年升刑部尚書辭免加徽
 猷閣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為
 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

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
 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
 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職提舉洞霄宮
 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仕克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
 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
 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崔福
 者故群盜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
 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
 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
 又累從薛補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薛留隆興

既而譁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
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懇寃者福携其人直至
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
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譁知之遂檄建康署為鈐轄
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
屬譁戒諭之不聽會淮兵有警言步帥王鑑出師鑑請
福行譁因厚遣之福不樂為鑑用遇敵不擊託以弄
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請
必正其慢令之罪金譁亦厭忌之遂坐以軍法然後
聲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獎諭免其罪福
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為良
將難得而譁以私忿殺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
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
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
焉言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後龍鄭
世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
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
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
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譁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

矣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史四百二十一

開禧間言上柱國監國軍書省丞相兼樞密使

勅修

王伯大

鄭案

應傑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璠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炯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工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

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
直祕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
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
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
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
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
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摺紳之論莫
不交口誦諫謂太平之期可矯之而符也未幾則以
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
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

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
主之惑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
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
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
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
主議戚官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
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僂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
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
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
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

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
 厭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為悞則罪言黜諫之
 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廷已者皆可逐之人矣
 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屋絕角以阿
 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
 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
 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
 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
 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
 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

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
 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稟言際臣
 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
 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
 無有諛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
 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
 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
 聖朝無關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
 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
 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

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為之回護凡人言之所
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
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
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
事情以直實謨閣知婺州遷祕書少監拜司農卿復
為祕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
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
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
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
舍人尋為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

兼權侍讀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刑部
尚書尋為真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垓論
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案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為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
郎兼侍講拜若正言言丞相史高之以父憂去遽欲
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事閑名教有尼其行
帝答曰卿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擢殿中
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為職國之紀綱係焉

三百九十六
比劉漢弼劾言曰長卿謝遠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
兩月忽復叙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
為漢弼惜為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
鑄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疏
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
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待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
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
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
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
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堪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

何以服無罪之人好事變無窮而名器有損
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用功者不
得觀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
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
淳祐九年五月卒家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
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傑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
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為臨江軍教授入為國子學
錄兼在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

太子入對帝問星變繇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繇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繇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憲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

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

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倣亦

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
 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
 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
 令別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觀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
 以進詔卻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
 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
 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
 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
 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
 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學或自是已何謂勸戒

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
 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以王
 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
 殿說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
 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
 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凶外給
 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
 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
 遷工部侍郎再為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溫

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差
 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
 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巡略安撫使
 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
 實錄院同修撰權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知晉寧郡公
 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上章乞致仕帝不許十二
 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監察御史
 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大夫學士提舉王隆萬壽節
 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久之以舊職

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職提舉 佑神觀
 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三年轉兩官致
 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
 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潭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

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

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

遷右司郎官大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勅令所刪修

官遷大府卿准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使

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

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
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
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
擢兵部尚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
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師材之早易闕寄放歸田
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
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
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
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
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

加開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編戶請蠲租三坐
加端明殿學士兼襄陽路策應人使進資政殿學士制
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擢四川宣撫使特賜同
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
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
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
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為
閩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

云

王堃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廕補官登
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
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堃曰所以求
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
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後復攝
軍事盜起唐石親勤兵討之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
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
武昌首進和議堃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乃攻
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

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入
下三閩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
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惟廣前所言八事以孝
宗詩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
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堃上疏乞聽終喪後又
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盡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
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
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為兩浙轉運判官以
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
險備具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官命時以

米網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詰事畢受代知鎮江府
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
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被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
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
剡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
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遷
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
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以水軍大閱船艦相銜
幾三十里馮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
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一推京口法創游擊軍

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
士兼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
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呈贈七官位特進堃因德秀知
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
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堃工于
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
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
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
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

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
 右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特授尚書司封員
 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為國子司
 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
 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
 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
 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
 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
 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

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
 居即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
 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
 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張翥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點檢贍

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

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

兼權禮部侍郎尋為真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加集

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復為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

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二年

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
 進對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
 表上贈少師

馬美驥字德夫衢州人如和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
 判官廳公事遷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
 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即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
 名條上時啟詞旨切直西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
 當天下一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為強陛
 下有能致之資乘可為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祕書監

直祕閣知制誥州遷宋正少卿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
 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
 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
 平改知廣南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
 史朱熹右正言戴慶河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等論
 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宮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
 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
 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

三百八十八
府兼沿海制置使擬舉洞霄宮統職罷祠咸淳三年
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于
家

朱熠温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閣門舍人
差知沅州改橫州復爲閣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
察御史陳垓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
械兼幹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遷度支郎官拜監察
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遷侍御史寶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
政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
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
楸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
待御史章鑑復以爲言驅之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
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允焞馬廷鸞亦皆
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
監主簿差知徽州遷秘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
官遷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

三十三
農少卿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司農卿直
龍圖閣福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
中書門下檢正諸考公事以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
權禮部侍郎尋為真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新置攝史部尚書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
史何夢然論能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夢然再
劾之褫職罷祠四年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在野徐宗仁乞追復之

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炯字彥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兼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
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
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
士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

化之名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秘書
 郎升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庶龍榮曰今
 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
 公以示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召
 赴闕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
 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
 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官秘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
 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
 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殿脩撰提舉太平興國
 宮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

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
 士兼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二
 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
 為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舊職奉
 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劾削
 一官它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
 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
 託故不出既退又不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
 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

三百九十八
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
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
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
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
乞加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嵯縣主簿廣
西經略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
有功改知金華縣松江制置司幹官通判和州沿江
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
官為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

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
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
得觀文殿學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
左丞相吳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為
公論也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案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
小人皆彈挂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係清慎沒世徐
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

也王楚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為君子史
闕其事若張璠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
者戴慶灼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
附權臣為所擯斥而死猶為可取慶灼無所稱述焉
朱熠在臺察如狂獬遇人輒噬之云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史四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兼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良脫等奏

勅修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楫

陳宗禮

常楫

家懿翁

李庭芝

揚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繁
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
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為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
試授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

院編脩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為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即官又遷左司即官尋為右司即官兼五學所餘皆官除宗正少卿造

對帝曰止是正心脩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造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清郡察冤獄至為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為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後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

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以集英殿
 脩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
 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
 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
 遷工部侍郎仍為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
 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
 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
 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
 詔從之因卜居于山口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

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加觀文殿學
 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
 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
 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
 用故老列之後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虫尤
 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妬為是言陰告于
 帝謀逐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

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

授小溪王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浦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疆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為通判也召為國子監丞遷太府寺丞時暫書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

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世人主乃復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逞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諸也然

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官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邨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信馮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揚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澧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以伸國法今女寇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

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矣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而雖以病告曷若留奉內祠侍經幄亦足為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惠

民局帝皆以為可行進祕書丞尋遷著作即授江西
 提舉常平役法又壞臨川官田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
 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祕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
 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偽號崔太尉者據石壁
 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
 方畧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
 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
 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為祕書少監兼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
 辨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少

為國計非為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排正人
 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
 非為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
 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時西方用兵有為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
 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
 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子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
 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
 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
 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叙

宋史四百二十一 馮正傳

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為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
望可為閩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
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為之廣募
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通一百萬
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入
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
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
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
衆翔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等處置屋二萬餘
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論加實章明

學士等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
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
備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士及書樞密院事兼太子
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
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授參知
政事以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
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
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希得
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諷焉

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幣幕希得
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繪纈易之蜀之親族
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
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福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
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
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郡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
平寇亂建寧守表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
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
栗陽之間恢部諸將為十謀夷之沿江置使陳韓辟為

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轉
建安撫使陳壇檄革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
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
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
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
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
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
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
為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
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巖之耳又四年

起為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略使遷侍右郎官尋為大理少
 卿即日除直顯一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為亂以單
 車就道調許澈浦分屯建若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
 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
 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無江
 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
 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
 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
 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
 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廨命

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
 言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于恢恢
 一棺給其婦且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
 復能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無侍講權禮部侍郎
 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
 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
 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
 帝覽奏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
 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

所至破豪猾去吏治蠱獄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
 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
 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閑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
 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
 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
 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憂未嘗不從之諄諄至度宗至比
 恢為程顥程頤侍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年
 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簣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
 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
 諡之蕭賻銀給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應官為太學正
 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
 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書郎兼考功郎官
 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
 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
 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
 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為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
 示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
 修實錄檢討兼直舍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

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
 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進帝學發題文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四年致
 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負力學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
 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為
 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
 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為憂宗禮曰上天示戒
 在陛下脩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

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
 官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
 尚左即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
 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
 若康府慮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
 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
 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迳類引貪濁
 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
 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震言追兩官送永州居
 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

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
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
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
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
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
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
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
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
為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
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

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之有為耶以華文閣直學

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
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尋兼權叅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
其警言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
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乞贈開府儀
同三司貯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葦曲轅
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

人物論

常楫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

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
 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剽繁裁劇稱臨安
 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
 受和糴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憲兼提點刑
 獄屬榷檢覆雪無錫翟氏寃獄監江淮茶監所蕪湖
 局不受商稅贏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
 分和糴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爚提點刑獄孫子秀俱
 特薦于朝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
 提舉常平辟榷提管榷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
 宋樂政府強榷行遂拂衣去明乎高之主管成而

聽訟嚴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
 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為
 勢要官官所庇榷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
 無不聽命又力拒戶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
 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椿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
 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
 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榷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
 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迺
 以代屬縣償大農綱大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
 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

司農卿尋為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
 賦海鹽歲為鹹潮害稼樹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
 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
 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又許民得莫居歲復告稔
 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即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
 敝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因祠不
 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
 十五萬悉以為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
 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苗西八十大寬公私之力飛

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修府庫時有後
 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楮悉不受吏敬曰人言
 常侍即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
 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
 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
 絕民各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
 無以為殮者廼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
 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款叙改法與廟堂事可
 否辨偽關獄赦八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
 獄全活者甚眾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女進

觀察使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桀迄不
 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
 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桀入
 見者言雲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
 又過美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
 寃幽憤鬱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
 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
 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
 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桀以國步方艱非臣
 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

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
 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
 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
 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
 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
 戶部侍郎權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
 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
 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
 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

堅奉表祈請于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
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
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
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
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
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吳官鉉翁傾橐中資贖出之
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
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廸以春秋教授弟
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
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羅

錫資人幣皆

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

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

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

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

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

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

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

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

肥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
 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
 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
 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艾而耕兵至則悉
 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
 士中第辟珙幕中主官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曹似
 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
 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為
 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

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
 以大兵在蜀奏知岷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憲
 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
 城大暑者中暍死者數萬李璫窺其無謀奪連水三城
 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
 帝曰無如李庭芝
 情主官兩淮制置司事庭芝
 再破璫兵殺璫將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璫
 于喬村破東海石圍等城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於
 通泰之間又破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
 火廬舍盡燬州賴益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

四百一十
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
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塲以省
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
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
堂暇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
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
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
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補
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
對曰李庭芝老成運軍民安之今邊塵不警

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壽
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
敗文虎以輕船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
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
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
聽命於京聞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
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刀美妾走馬擊
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
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
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

文虎似道莖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
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大元兵
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
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後之十年築清河
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
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
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岳部郡
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
榜總制張俊出戰持益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
俊五人於市而日周自海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

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
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叅知政事七
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
遂已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木軍鎮
二以遏淮兵阿木攻揚又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
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
百道有死者眾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
國公為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
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此詔卿
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詞

君既已臣伏鄉尚為誰守之庭芝不吝命發弩射使
 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
 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
 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
 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
 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
 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
 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
 菜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
 遣使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後之庭芝亦下納

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
 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
 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
 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
 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
 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
 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
 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
 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
 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

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劓沒水死
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充誰之過
歟姚希得鵠然君子包恢以嚴為治抑以衰世之民
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擬陳宗禮咸通濟著聲尚常
楸晚訟皇子竝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美不
二君足為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史四百二十二

開禧傳三言上柱國鑾國書前書丞相權國史領經進軍都總教脫等奉

勅發

杯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程秘

牛大年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休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七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

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富

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字三百八十八
欽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
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為
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
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
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
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
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
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
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
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

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
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稅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
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藥之權皆可弛
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
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
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
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
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
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
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

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鷄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法言著法言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為瀘州二州教授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

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間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官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上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為牐與斗門以潞匯決漑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

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
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樵溪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特為吏部員外郎
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
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權實文館今茲復降睿旨
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
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
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
皇后梓宮在遠毋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
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

事體大固已認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
臺諫皆以為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
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
區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
金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
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
無遺老稚慘累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
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
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
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

字四十一
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
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
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
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
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
為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
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
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
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將帥使天下無厭靡有

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
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群驚動我陵
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
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
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
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我方王倫
之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為國生
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
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
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

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增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欲以至論之說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其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於夷

河向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為今之計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毋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以脩政事務為實效不

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粘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令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言實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恃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慮及感發不能自已

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為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蘭薦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

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為憂以邊陲為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理

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以陞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誠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恣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子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合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

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為客鈔客戶無多折
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
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
結集黨侶弄兵雷化聞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
明斬之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
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
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
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
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新淦
司戶叅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
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
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二三人挽之而射可及
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宮
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它
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
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庭之內閨門
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
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秘書郎帝欲幸

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
 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
 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究窺
 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
 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言
 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
 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
 矣帝意為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
 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者
 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乎

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邠州會韓侂
 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
 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
 宵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
 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
 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
 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
 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
 書郎兼吳楚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

三石九十二个
命曹州
迓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
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
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剴切上劄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
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
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
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
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
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貼危而陛下不悟
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

為二臣以處國膏旨而執政大臣又無知終之六
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去
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大息明日手詔罷
僑帥之尤無狀者申徹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
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
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
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
迓丞相意乃勾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

四十六个
堅遂命以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
前請乃以寶謨閣侍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
燾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
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
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
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
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
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
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

常少卿適太廟災為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
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
列每室之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
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
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
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
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為兩室三年禘享則帷帳幕之
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
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禘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
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

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
 年大裕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
 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
 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秘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
 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
 正寺主簿樞密院編脩官權右司郎官祕書監丞江
 東轉運判官陞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
 外遂復舊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祕書丞升祕
 省著作郎尋為軍器監丞權左司郎官遷國子

業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權直舍人院遷起居舍
 人兼職依舊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實
 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
 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授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
 實錄院同脩撰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同脩撰進封子五上疏乞祠以煥章閣學士知
 建寧府兼福建路招捕使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宮
 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改知贛州皆不赴
 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
 使再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有八贈特進少師璘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直
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璘舉家大驚璘
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
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為
制詔二十有五初許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璘
璘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
與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
主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
致念馬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

托尊而為臣辟之戴一皆意而眾莫敢違一動作
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
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
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
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
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振起機括一
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遷軍器監主簿大宗正丞
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
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為工部郎官
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

三百九十八
刑獄遷守祕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祕書監遷起居舍
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
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
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輒
不任臺閩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
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糶抑強糴一境以肅囊山浮
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
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上以為寃旦暮祝

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
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托
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
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
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
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
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通判黃州
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視軍興賴以不乏制置
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
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迨丞相賈似

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也辭少或謂

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然鮮有識之人吮旨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者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蓋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海臣之人也疆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悔憂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

兵閫外之專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劄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裘輓厯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柵柵焚駕漏不足以營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聞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威折目隳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問耳乃出仲微公東提點刑獄德

元年遷秘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於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非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梁成夫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為賤亡耻作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楊

州尋遷宗三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
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
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
回表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以矣言不達變謀
不中機或巧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
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
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
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
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
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尸
止鑄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揚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
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
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遷宗正少卿五年二
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高夜降旨黜之提舉千秋
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
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兩秩泳復上
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錮秩徙潮州成大
天資暴狠心術險巇凡可賊忠害良者悉多攘臂為
之四方略遺列真堂庶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

也尤嗜豪華嘗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叅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為耻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意以對乎節而成人

名比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
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勒停爵管象州知孝非
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吞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
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
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
謬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
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拜右正言又言德
秀節改聖語繆謗牒示導信邪說簧鼓同流其或再
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
天下又言起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

高致以共命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
 比比皆是相肩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
 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
 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傅伯成揚簡劉宰
 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鐫秩罷部
 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
 進右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
 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鎮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
 駁之令提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流之
 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

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鐫秩徙
 州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庶頑懷謖迷國
 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
 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
 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可謂密矣劉
 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為忠
 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魯三聘之不污韓
 侂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
 清節庶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

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竊取富貴梁
成大李知孝甘為史彌如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